

重读抗战家书

墨迹仿佛未干

邓跃东

“此刻我身无分文，无法帮助家里，因为我们都是以殉道者的精神为革命、为国家民族服务的。或许有人要说我们是太不聪明了，然而世界上应该有一些像我们这种不聪明的人。请家里不要想将来的生活怎么办，因为中国正在大的变动之中，中国抗战成功不愁无饭吃，抗战不幸失败，则大家都当亡国奴，所以我希望家里在这一方面能够想得远些，能够原谅我……”

这里我来过几次了，人物的事迹也早已知悉，今天又随学习班来参观，看到他留下的三封书信，心里仍感慨万分。穿越浓浓硝烟和漫长时光，那墨迹上仿佛还泛着未干的光泽！

信是袁国平烈士写的，影印件展放在湖南邵阳党史陈列馆里，原件存放在20公里外的邵东市袁国平故居。

写信的时间是1939年春天。袁国平刚从江宁抗战一线返回新四军军部，收到了难得的家书，是侄儿袁振鹏写来的，多么令人高兴。打开一看，侄儿告知，家里没饭吃了，你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，希望

迅速救济。

袁国平心里酸楚，家里的情况他很明白。从早年开始，为送他到湖南一师、入黄埔军校、提供革命活动的路费，家里倾尽所有，生活日趋窘迫。如何回复？哥哥、母亲等一大家子，都热切地盼着自己呢。

袁国平的笔是沉重的，苦楚的事实让他不知该如何应对。自从参加南昌起义、投身红军以后，他已经10多年没回家看过亲人了。父亲在他幼年去世，母亲和哥哥苦苦支撑着这个家，还为他四处征战、被官府通缉担惊受怕，好些年他不敢写信回来，怕连累家里。直到国共合作抗日，袁国平才重新和家里取得联系。

1938年7月，袁国平在给哥哥袁霖如的信中写道：“国事如此，愿以最后一滴血贡献于国家民族，家事更不能不仰仗吾兄独立支持。知我如兄，当不见责也……母亲我很挂念，不过有兄奉养，亦甚放心，请勿地不要挂念我们，很好的愉快的生活下去。在我只能以报效国家民族，事实不能

不放并承欢膝下之责了。”那时他已很愧疚，不能为家里拿出一分钱，甚至连赡养母亲的责任都尽不到。只能以愿为国事流尽最后一滴血来弥补家事之憾。他相信哥哥不会怨他。

可是，这次侄儿来信，分明是代表家里抑或就是母亲的期望。母亲饿肚子，自己看着不管吗？据袁国平的侄女袁素民回忆：“没有大米，靠吃红薯充饥。没有油，只好用水煮点辣椒下饭。祖母年迈体弱，很难咽下。但是，她爱抚自己的儿子，体谅自己的儿子，从不让人写信告诉叔叔。”这一次，侄儿偷偷写信来求助，家中实在无策了。

考虑一番后，袁国平觉得母亲是不会怪罪他的。十几年前他就向母亲表达过成仁的愿望，母亲送他读书，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报效国家。

1927年5月，袁国平奉命随军前往鄂西参加战斗。出发前，他给母亲寄去一张照片，并在照片背面写下一封诀别书。

亲爱的母亲：
1927年5月顷，反革命谋杀武汉，形

势岌岌，革命志士，莫不愤恨填膺，舍身赴敌。

斯时，余在第十一军政治部服务，也奉命出发鄂西，抗御强寇，此行也，愿拼热血头颅，战死沙场，以博一快，他日若成仁取义，以此照为死别之纪念。

万一凯旋生还，异日与阿母重逢，再睹此像，再谈此语，其快乐更当何如耶！
儿醉涵于武昌左旗整装待发之际
1927年5月25日。

舐犊情深，生死离别。不知母亲看到后，是如何的揪心。他跟母亲分析形势，表达决心，相信母亲能够理解他。

大约是记起了这件事，袁国平给侄儿的回信磊落坦陈。世界上应该有一些不聪明的人，自己就是其中一个。家中亲友都不要成为太聪明的人，聪明的人太计较、不愿付出，成不了大事。他认为的不聪明，要以殉道者的精神，付诸所追求的事业。

在新四军里，袁国平一直是这样勉励大家的：如果我们有一百颗子弹，要用九十九颗射向敌人，最后一颗留给自己。他自己最后也做到了。1941年初，“皖南事变”负伤突围中，为不拖累队伍，他打完枪里的子弹，把身上留的最后一颗子弹给了自己。这一年，他35岁，儿子袁振威两岁，母亲65岁……

走出党史陈列馆，我的脑海里还想着那封信。甚至设身处地地想，如果自己收到一封这样的求援信，该如何回复，我不能成为一个不聪明的人！

近些年来，常常有一些朋友咨询我：“儿童文学什么书好卖，写什么书容易畅销？”我说：“你好好写就是了，写好了自然会有读者。”朋友们不满意，觉得我有保留，于是又问：“听说动物小说很畅销？”现在又改成：“科幻小說很热门？”我听了后，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，也生出一些感慨。

在当下的儿童文学界，似乎出现了一种急功近利的现象。迎合儿童，只要孩子喜欢就好，一味追求儿童趣味，美其名曰：儿童本位。但其实，往往是为了追求市场效果、作品大卖，并没有把儿童文学创作当作一种严肃的、责任很大的精神追求。

没有个性的儿童文学，是没有创造力的。儿童文学的儿童本位意识，应该是建立在对儿童之上，所做的努力应该是引导、贴近，而不是迎合。美国作家怀特的《夏洛的网》深受世界儿童的喜爱，他曾表达过一个观点，他不会弯腰和孩子说话，也不会刻意为孩子降低他的语言表述。换句话说，他不会在作品中逢迎孩子，也不会捏着鼻子学孩子说话。

作家曹文轩也有一个观点，我很赞同，他说：在文学大系统下，再谈儿童文学。我的理解是，一个儿童文学作家，若想创作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，本人需要深厚的文学素养。儿童文学是文学的一个分支，而不是脱离文学之外的独立王国。世界上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，文学素养都很深厚，如美国的怀特、英国的达尔、法国的埃梅、芬兰的扬松等等。一个没有深厚文学积淀的作家，很难创作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。所以，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，是极其重要的。作家花大量时间进行文学阅读、自我修炼，是写好儿童文学的非常重要的基础。

过分关注市场，过度关注畅销，容易让作家失去自我。所以，对于朋友的问题“动物小说是不是畅销”，我个人的回答是：“并不是动物小说都畅销，但沈石溪的动物小说是有读者。”沈石溪是我敬重的一位作家，我几乎保存

了他早期的所有作品。他个人的成长之路，文学创作之路，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他创作儿童动物小说，几乎花费了几十年的心血。他早期的动物小说，最少的一本印数仅有1000余册。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在市场上坐冷板凳很多年，但他没有放弃，一直在深耕他喜欢的领域、熟悉的领域，最终他的动物小说受到小读者们的喜爱。

好的儿童文学作者，我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：心静。作者保持着沉静恬静的创作状态，这是极好的。他们极少受外界干扰，能沉浸在自己的写作世界里。文字是不会骗人的，他们的追求、他们的风格、他们的倾向，以及他们奉献给孩子们的爱与关怀、爱与呵护，都是真诚而又炽热的，在他们的作品里可以感受到。

有的儿童文学作者敏于接受新观念、新技术、新潮流、新形式，但过度关注“变”的内容和题材，往往忽略了“不变”的东西，而这些不变的东西却是很有价值和永恒的。如关于真善美的元素。在这一点上，金波先生是个典型的例子。他几十年的创作，起伏不大，变化不大，一直追求典雅的文风，创作追求精致，在文字中传递温暖与美好。其实，这也是这一代作家的最可贵的地方，他们具

有一种创作的精神：工匠精神。在我眼里，他们就像是在一座座文字的作坊里劳作。他们的名字，他们的文字，他们的作品，都已成为鲜明的“品牌”。这是他们精心打磨出来的作品赢得的品牌。这样的精神，对于我们晚辈作家来说，是一笔丰厚的财富。

科技发展日新月异，生活的节奏快得让人目眩，让一个儿童文学作者静下心来，埋头写作，似乎有点苛刻。但是，一个真正想给儿童创作优秀作品的人，就得静下心来，自我修炼，埋头创作。其实，世界上的经典之作，都是这样孕育出来的。



静下心来 埋头写作

安武林

多年以后

王富祥

多年以后，绿色和河流
重归于好
将那些隆起的沙丘规划成岸
专供来往飞鸟栖息
地势稍微低一点的，积蓄着雨水
风平浪静时饲养硕大肥美的云朵
地形平坦处，种大片小麦
种大片有机植物
留一小块田地，露天雕刻一组
已经去世的治沙人
让过往的清风驻足

本版邮箱：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：周舒艺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。



中国画《帘幽香》，作者王德舜。

大地

小区里不知谁家请人刷家具。主人放着市场上那么多时尚家私不买，偏要从乡下雇来一位漆匠老头，将陈旧家具漆刷如新，在小区里摆开，弄得满院子都是油漆味。

我家的木制烤火架用了好些年，盖板上已有多处漆面脱落。机会难得，妻子提议趁便请漆匠师傅重新刷一遍。我提着盖板来到漆匠那儿，这才仔细看到他的样子。他的嘴角外微笑着，几颗牙露在外面，脸上细密的纹路像土地干裂的缝隙，粗硬的胡茬白里泛黄，最扎眼的是那隆起的脊背，将蓝布褂子顶得老高。

“放那儿吧。”他并不看我，只顾勾着腰吃劲地给旧家具刮底子，瘦弱的身子移来移去，目光随手势左右转动，神情十分专注。我也不再和他多说什么，放下盖板后便离开。

“喂，你回来！”听到喊声，我回过头来，发现他正瞅着盖板，手指在上面不停地刚蹭，嘴里嘟囔道：“有酒精吗？”他用手戳着盖板上几处污斑：“看看，这都浸了油，油和漆是不合的，刷上去管不了多久，要烧。”

我犯愁，上哪儿找酒精？心里也有些不快：那不是你应该备好的吗？他大概看出我的情绪，顾自说：“算了，我回去想办法。”我顺便问他要多少钱，他半天也没说个数，最后回一句：“到时再说。”

第二天上午，我打院子里经过，发现盖板已经刚好放在那里。正要取走，漆匠师傅说：“莫急，等它干好后，还要刷第二遍、第三遍呢，刷一遍不管用。”说这话时，他依然不看我，只埋头干活儿。

第三天下午，等我下楼去取盖板

时，发现院子里空空如也，家具不见了，也没了驼背漆匠的影儿，想必是完工后和雇主结账走人了。问了几个人，都说不知道雇主是谁，也没人知道驼背漆匠的下落。我后悔不迭，当时只顾着请人家帮忙，连漆匠师傅的任何信息都没留下，现在上哪儿找人？当初问工钱，驼背漆匠什么都好说，现在人不见了，说什么都没用！

又过了两天，我从门卫室门口经过，被保安老陈叫住。老陈居然从中间的墙边拿出那块漆刷好的盖板，告诉我那是驼背漆匠委托转交的。老陈说，那天下午完工后，漆匠师傅逢人就打听盖板的主人，可谁都摇头不知。他就一直坐在门卫室等，直等到天快黑时老陈来接班，才把盖板交给老陈。因为知道我请漆匠师傅刷盖板的事，老陈就答应替我收下。他还

不放心，竟执拗地坚持要老陈写下一张白纸收条后才将盖板托付。“你说，这人是不是有些古怪？”老陈很不解。“多少钱？”我问老陈。老陈一脸蒙：“什么钱？”“工钱。”

“我以为你们已经清账。”老陈恍然，“他什么都没说，我也没问。”我心里顿时像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，喉咙像是被堵住，说不出话来，拎上盖板落寞地回家。

至今我都不知道驼背漆匠姓甚名谁，家住何处。然而，冬日里每每靠近红色盖板的烤火架边，就感到一种特别的温暖，眼前似乎又浮现出那位老人的身影……

驼背漆匠

少一

遇见

每逢节日、婚庆、寿诞，亲朋好友礼尚往来，最好的礼品是尧馍馍。晚辈敬长辈的馍馍是寿糕，面片裹红枣，一层一层叠压很高，祝福长辈高寿。长辈送晚辈孩童的馍馍更用心，男孩是蛇娃馍，圆馒头上盘着一条象征龙的蛇，意在望子成龙；女孩是刺鱼馍，告诫要像鱼一样温顺，但不能没有丝毫戒备，要长点刺防身……民以食为天，尧馍馍不仅美味饱腹，还能让人饱享陶冶身心的美德。

如此传承，延续千年。家家都吃尧馍馍，户户都蒸尧馍馍。你家蒸他蒸，能人巧手脱颞而出，于是有人专门蒸礼品馍馍，凭借手艺办馍铺、开门店。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细化，专卖门店不再只卖礼品馍，也卖家家天天吃的馍。尧馍馍要发面、接面、揉面、擀面、塑形、上笼、蒸熟，实在费时耗力，干脆上店里去买。销售热浪如千树万树梨花开，千家万户争相买，以至外卖也流行开来。尧馍馍赶上了好时代，热卖空前。不过商家却不陶醉于这热卖，而是贴着民众需求进一步拓展。种类越来越多样，营养更加丰富。在家乡，时令虽不能四季如春，尧馍馍却一直繁花似锦。

尧馍馍香绕口舌，滋养身心，虽不金贵，却也珍贵。珍贵在乡村人家别出心裁，把自个儿的愿望祈盼拿捏进了千姿百态的馍馍中。比如那卷子，底下方方正正，上面弧形圆润，方正、圆润暗含着做人的规矩，矩以立身，规以行事，不因循而疲，不为规而逾矩，忠厚传家久，美德继世长。



每当农历十六的月亮升起来，我就会想起母亲，仰望明月，仿佛看到母亲就在云端，慈爱地望着我，温柔的目光化作月光，抚慰我心中的思念。

从记事起，我家就很贫困。父亲体弱，又经常外出谋生，家里的重担就落在母亲身上。我们弟兄四人主要是靠母亲拉扯大的。为了多挣工分，母亲时常一只胳膊抱着年幼的孩子，一肩挑着生产队的粪担子往地里送肥；有时候不得不抱着孩子下地干活，锄完一垄地赶快到地头喂奶。忙完一天，夜晚待孩子们睡下，母亲还要坐下来纺棉。

在那个粮食紧缺的年代，我们的主食就是红薯。母亲能把红薯做出许多花样：蒸红薯、烧红薯、煮红薯、调红薯丝。蒸红薯切成片，晒干后给我们当零食，进一步加工，掺上沙子在锅里炒制，变得脆酥香甜。红薯干磨成面，能做汤、擀面条、蒸馍。也许是长期吃红薯的缘故，母亲落下了胃病，胃疼时常发作，她忍着疼一手捂着胃部，一手还不耽误干活。哪怕是通常由男人们干的活儿，她也照样能做：到井上挑水，用高粱秆织箔，用泥巴制作储存粮食的坛子……

为了补贴家用，母亲在自家宅基地上开了一个小菜园，种上莴菜、辣椒、茄子。我家住在村头路口，路过的乡亲只要想要菜，母亲总是笑呵呵地送给人家。然而有一次，我哥哥发高烧，母亲到别人家想借两棵葱给孩子退烧，结果人家只给了几棵葱剩下的干葱胡子。母亲并没有因别人的吝啬而改变自己，自家种的菜此后照旧大方地送给邻里。

母亲目不识丁，却会讲很多戏曲故事和民间故事。夏天雨后的夜晚，银河如练，蛙声虫鸣交织成动听的曲子。躺在小院临时支起来的小床上，仰望满天繁星，母亲会指给我看哪颗是牛郎星，哪颗是织女星，给我讲牛郎织女凄美的爱情故事。母亲还告诉我，天上的一颗星星对着地上的一个人，又明亮又亮的星星对着大人物，小星星对的是小人物。母亲的讲述勾起我十分的好奇，我一边听一边睁大眼睛努力在天空中寻找，想找到哪一颗星星对应的是自己。冬天漫

长的夜晚，熄了煤油灯，躺在床上，母亲给我讲“朱元璋招亲”“王宝钏守寒窑”……特别是老猴精的故事，情节跌宕起伏，母亲讲得绘声绘色，将我带入了一个奇幻世界。多年后我看到了格林兄弟的《小红帽》，总觉得还没有母亲讲的《老猴精》精彩。那些关于勇敢和智慧的故事，不仅驱散了寒冷，更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坚韧与善良的种子，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对我的文学启蒙。

上小学时，逢年过节，农闲时分，我们村和周围的村子都会唱大戏，母亲带我看了许多演出。当母亲讲的故事中的人物一下子鲜活地立在眼前，那真是一种奇妙的感受。当时农村演出的大都是连台本，像“封神”系列、“杨家将”系列、“包公”系列等，戏台上色彩斑斓的脸谱、服饰为我打开了一个多彩世界，演员们的精彩表演让我如痴如醉，或慷慨悲歌，或诙谐幽默，跌宕的剧情让我时而泪流满面，时而忍俊不禁。不懂的地方，母亲则会轻声细语给我讲解。在母亲的影响下，我初步领略了中国戏曲的博大精深，深深爱上了戏曲。大学毕业后，在戏曲最不景气时，我主动选择进剧团写戏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母亲当年的春风化雨、润物无声。

可万万想不到的是，多年后，因戏所累，母亲为我奉献了自己最后的生命！

2004年春，我为河南省豫剧二团创作的《程婴救孤》入选第十一届文华奖参评剧目，全团上下憋着一股子劲要向文华大奖发起冲刺。我反复修改剧本，力求每一个细节都尽善尽美。当时儿子才半岁，妻子在中学教书，早出晚归，十分辛苦。为了支持我全身心投入创作，75岁的母亲不顾年迈，来到郑州帮我照看孩子、料理家务。她宽慰我说：“你安心写你的戏，家里有我呢。”那段

紧张的日子，母亲是我坚强的后盾。但万万没想到，命运的剧本如此残酷——当戏终于修改完成，立上舞台，母亲来不及看一眼，就病倒了。开始只是头疼发烧，以为是感冒，我带母亲到医院时，兜里还揣着去杭州参赛的火车票，乐观地以为打打针吃点药就好了。岂料医生诊断居然是脑梗！我顿时如五雷轰顶，心急如焚。剧组出发了，我只得退掉火车票，日夜守在病床前，祈祷奇迹降临。然而母亲却日渐虚弱，病情急转直下，医院接连下了几次病危通知。

前方的讯息不断传来，《程婴救孤》在杭州成功上演，夺得“文华大奖”榜首，实现了河南豫剧的突破。母亲演李树建和导演张平在颁奖晚会上高高举起奖杯时，当剧组演职员欢呼雀跃时，千里之外的郑州，我正在病房守护着昏迷不醒的母亲，默默垂泪，眼睁睁看着勤劳慈祥的母亲即将走向生命尽头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走出病房透口气，看到报纸在显眼的位位置登了《程婴救孤》获奖的消息。我在报亭买了一份报纸带到病房里，本想把这一消息告诉母亲，因这成绩里有她的巨大付出。可进病房后我却只字未提，压根没了说的兴致，什么成绩在母亲的生命面前都不值一提！我默默把报纸塞在母亲的枕下，希望沉睡中的母亲能有所感知。

我们兄弟深知母亲想落叶归根，回到故土。眼看医生束手无策，只得无奈地决定带母亲回家。当天是农历八月十四，车出郑州时，正逢一轮明月冉冉升起，皎洁的月光洒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，一路陪伴着我们驶向母亲魂牵梦萦的土地——故乡唐河。我在车内望着母亲泪流不止，不时地叮嘱司机开稳点。4个月前，母亲来郑州时健康康康；4个月，却是这般模样回到故乡！如

果没有这部戏，母亲可能不会离开宁静的乡村生活；如果不是我赶时间修改剧本，让母亲那么累，母亲也许不会病……我痛悔不已！我知道，故乡愈近，母亲将会离我愈远。

回到唐河，已是八月十五的早上，我们把母亲送进县医院，与其说是期待奇迹出现，不如说是在静静等待那一刻的到来。

八月十六晚上，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，我劳碌一生、吃苦一辈子的母亲安详睡去了，她的呼吸融入了窗外的月色……

当天夜里，回村的路上，一轮明月高挂苍穹，洁白清幽的月光把整个大地都照得白花花的，仿佛是从天而降的素缟，为我辛勤一生的母亲致哀。坐在母亲身边，抚着母亲尚有余温的躯体，我的脑子一片空白，只听到汽车转弯过桥时几度哽咽的呼噜声：“妈，我们回家了！妈，我们过桥了！”

母亲回归了大地，陈岗村北头田野里，新添了一座坟茔。我的泪水大概早已流尽，母亲下葬时我居然没再流泪。旷野里秋风萧瑟，我跪在母亲坟前，将《程婴救孤》剧本焚烧，纸灰在青烟中盘旋飘散，我的心中满是苍凉。一年前，父亲刚刚离世，如今母亲又离我而去。程婴在戏里救了孤儿，戏外，我成了“孤儿”！

聊可告慰母亲的是，《程婴救孤》不仅受到了观众的喜爱，唱段在大街小巷传唱，还演到世界多个国家，梆子腔的旋律响彻了世界。剧中的每一句唱腔都回荡着儿子对母亲的思念，每一句道白都传递着儿子对母亲的诉说。

当初，母亲只是告诉我，天上的一颗星星对着地上的一个人，我想知道，如果地上这个人离世，天上的星星会怎样？我相信星星一定还在，并已化为永恒，一直在天空中深情凝视着我。

